



近代史料笔记丛刊

花随人圣庵摭忆（下）

黄濬◎著



中华书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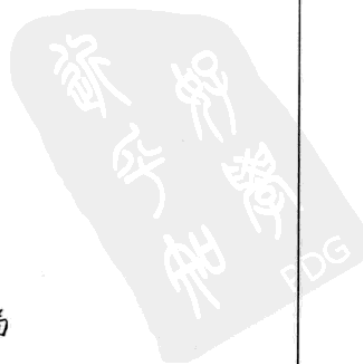
近代史料笔记丛刊

花随人圣庵摭忆（下）

黄濬◎著

李吉奎◎整理

中华书局



近代史料笔记丛刊已出书目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
| 滇游日记 东使纪程(外一种) | 花沙纳 许寅辉 |
| 清代野记 | 张祖翼 |
| 国闻备乘 | 胡思敬 |
| 梦蕉亭杂记 | 陈夔龙 |
| 乐斋漫笔 崇陵传信录(外二种) | 岑春煊 恽毓鼎 |
| 陶庐老人随年录 南屋述闻(外一种) | 王树枏 龙顾山人 |
| 东游记程 日知堂笔记 | 袁士成 郭沛霖 |
| 十叶野闻 | 许指严 |
| 汪穰卿笔记 | 汪康年 |
| 汪穰卿先生传记 | 汪诒年 |
| 一士类稿 | 徐一士 |
| 一士谭荟 | 徐一士 |
| 睇向斋秘录(附二种) | 陈瀚一 |
| 《青鹤》笔记九种 | |
| | 祁嵩藻 文廷式 吴大澂 何刚德等 |
| 辛壬日记 一九一二年中国之政党结社 | 〔日〕宗方小太郎 |
| 革命史谭 梅楞章京笔记 | 陆丹林 丁士源 |
| 民国政党史 政党与民初政治 | 谢彬 戴天仇等 |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溃 直皖秘史 | 吴虬 张一麀 |
| 民国军事近纪 广东军事纪 | 丁文江 |
| 袁世凯与中华民国 | 白蕉 |
| 新华秘记 | 许指严 |
| 劫余私志 复辟之黑幕 | 汪增武 天忤生 |
| 复辟半月记 | 许指严 |
| 安福祸国记 段氏卖国记 | 南海胤子 温世霖 |
| 直皖奉大战实记 奉直战云录 | 汪德寿 陈冠雄 |
| 闽浙阵中日记 北京政变记 | 佚名 无聊子 |
| 甲子内乱始末纪实 | 古蔭孙 |
| 乙丑军阀变乱纪实 | 古蔭孙 |
| 段祺瑞年谱 吴佩孚正传 | 吴廷燮 濂江浊物 |
| 湘军援鄂战史 湘鄂川鄂战争纪略(外三种) | 国史编辑社 彭洪铸 |
| 李烈钧将军自传 李烈钧出巡记 | 李烈钧 天啸 |
| 陈炯明叛国史 中山先生亲征录 | 鲁直之、谢盛之、李睡仙 黄惠龙 |
| 癸亥政变纪略 | 刘楚湘 |
| 民国十年官僚腐败史 北京官僚罪恶史 | 沃邱仲子 正群社 |
| 湘灾纪略 | 湖南善后协会 |
| 四川内战详记 | 废止内战大会同盟 |
| 桂系据粤之由来及其经过 | 李培生 |
| 近代笔记过眼录 | 徐一士 |
| 粤氛纪事 | 夏燮 |
| 花随人圣庵摭忆 | 黄濬 |
| 郭松龄反奉见闻 | 姚东藩等 |

三〇一 胡林翼逸事二则

世但知胡文忠为文毅爱婿，文毅晚督两江时，胡亦在幕，即《蜀轺日记》，恐文忠亦有参撰献处也。文忠到江宁时仍好冶游，秦淮河、钓鱼巷，皆有其踪迹。世传有劝文毅诫告文忠者，文毅曰：“润之之才，他日勤劳将十倍于我，后此将无暇晷行乐，此时姑纵之。”此言未知可信否？然文忠后来督师时异常刻苦，在军治经史有常课，仿顾昆山读书法，使人雒诵而听之，日讲《通鉴》二十页、四子书十页，旁征史籍，尤讲求时务。病至废食，犹于风雪中讲肄不少休。每问幕府，辄举经史一义，叩以“吾今日接某人治某事，颇不悖于斯义否”？故所著有《读史兵略》四十六卷。吾闻叔章述文忠两逸事：其一即为文毅择婿之始。文毅以给事中放川东道，还安化扫墓，由安化入川，道必出益阳。时文忠之父云阁先生（达源）方入京会试，文忠随其大父乡间读书，文毅肩輿小憩，从村塾间邂逅文忠，时甫八龄，即摩顶许为国器，志其姓名而去，后此遂相攸焉。其一为文忠与周荇农逸事。善化周荇农先生（寿昌）以文章名世，相传胡文忠入翰林后，在京常与荇农冶游。一夕方就娼家，坊卒掩至，荇农机警，亟入厨下，易服而立，得免；文忠及他人并繫去，例司坊质讯，不敢吐姓名，坐是颇受辱。释归，即与荇农绝交，谓其临难相弃。后此治军，且不喜用善化籍。曾文正为荇农屡解释于文忠，卒不得大用。此叶奂彬为叔章言者。

三〇二 易实甫创长篇散文诗

汉寿易实甫^①先生，鼎革后再入都，与予相遭于瘿庵处，后此数年间，过从綦密，游衍之欢，文字之役，不可殫记。当时先生贻予诗札高可数尺，今悉零落矣。年光不能倒流，秋宵无俚，念及言笑，徒增枵触。最不能忘者，初识先生不久，一夕饮于宴宾楼，客祇嘉应黄遵楷、泗州杨毓瓚及予三人，先生独挟一粲者，顾而暂，以词为介，曰：“此李三姑也。”遂出所制长歌相示，歌甚长，但记言其美非世间所有，有之，唯若子建之《赋洛神》。予虽随声附和，数目三姑而疑之，意谓舍顾暂外，亦中人之姿耳。明晨过瑟君，质所疑，瑟君大笑曰：“此易五先生之新嬖也。”发行篋中，出红格纸五，皆端楷细字，则先生自述与三姑邂逅好合，琐屑丽诡，匪夷所思，乃与瑟君抚掌咋舌。此事今已逾廿馀年，瑟君逝亦垂十年，绝世奇文，不知尚存天壤间否？昨检敝笥，见先生甲寅年见贻一笺，云：“去年宴宾楼之饮，得君诗足以历劫不磨，谢谢。全篇神光离合，乍阴乍阳，亦与洛浦神人无以异也。此扇得两宾，洵可珍耳。”始忆当时予有一诗，为先生书折叠扇，其反面瑟君作工笔画，故书中云云。然予此诗，则攢眉苦忆，不能得一字矣。

又有一事可记。女伶孙一清方与金玉兰齐名，遽为袁君房

^① 易顺鼎，字实甫，晚号哭庵，自署忏绮斋。湖南龙阳人。光绪举人。官至广西右江道、广东钦廉道。以诗名世。著有《丁戊之间行卷》、《摩围阁诗》等 13 种，编为《琴志楼丛书》。

量珠聘去。此本习见之事，先生乃以二诗揭于报端，起二句云：“铜台高峙浊漳横，飞去美人天四更。”在先生方自诩用《红线传》中语，绾合无迹，而见者大哗，谓铜台浊漳，是以邺下阿瞒隐消当道也，几罹不测，赖抱存右之，得免。又忆：一日先生与予及抱存坐流水音松石间，适有命妇冠服趋过，先生闻抱存述其微时事，而翌日即为小诗揭之，亦几以此饱拳。其通脱不羁皆类此。然先生实至惇笃君子，自以少有高才，承家学，早通籍，一时名公巨卿折节论交。及革命，年已五十馀，侘傺不遇，自伤自放。故辛亥后所为诗，皆刻意恢奇奔肆，尽取俗语入诗，托体佻近，大为同辈所议。实则樊易齐名，平心论之，先生真本领真性情，皆在樊山老人之上，千秋识者，必以予为公言也。先生诗，刊者有《四魂集》、《丁戊之间行卷》及《庐山诗》。《四魂集》不及备读，《庐山诗》至瑰壮谨严，《丁戊之间行卷》则至纤丽，其生平才语若九天珠玑，不可悉数。辛亥后作，似未见刊行，其中为伶人作者甚多。然先生于诸伶亦取瑟之意，非有何交昵，而诗中好作奇语、昵语，世遂哗称龙阳才子，主持风月。以予所知，半非信史。至于寄情丝竹，则当时朝士，十九从同，不过不尽如先生之能文大胆耳。先生晚有二诗题为“自赠索诸公和”，予以为字字自然，樊山所不及，今录之。其一云：

井水旗亭遍碧纱，哭庵老去尚风华。
大瓢乞食歌姬院，团扇留书小史家。
梅子有词赋梅子，莲花无貌唱莲花。
醉眠不管佳人笑，锦瑟旁边著画叉。

其二云：

听雨萧然在凤城，哭庵老去太凄清。
杯残炙冷思冥报，漏尽钟鸣恋夜行。
天下已秋悲木落，人间何世着桑生。
他年有物冲牛斗，埋骨空山气不平。

二诗虽凄清，而仍风华，记是癸丑所作，其后所为，未如此二篇之闲适。其为孙一清作，几贾祸之诗，今亦录之，则堆砌对仗，一露樊易体之本色矣。诗亦二律，题为“六月初十日纪事”。其一云：

铜台高峙浊漳横，飞去美人天四更。
筮月有黄奔后羿，占星太白窃梁清。
铍衣迷雾原无质，罗袜凌波岂有声。
鸚鵡乌龙都睡了，步虚谁听懂双成。

其二云：

连昌词里念奴娇，化作三红线拂绡。
已感金仙辞汉武，尚劳玉女问燕昭^①。
燕辞百姓翻归谢^②，雀筑三分仅锁乔。
独有舞台肠断客，梁尘珠泪一齐飘。

此诗为癸丑抑甲寅作，尚俟考。至其晚岁奔放酣恣之作甚多。六十后有《和樊山襁天韵自述》一首，其手稿尚存予处，今录之，可当先生小传读，亦可作先生创造体格之代表作读也。题为：《病榻借樊山先生为余襁天诗韵，自述生平，成长句

① 原注：唐人游仙诗云：“玉女暗来花下立，手搓裙带问昭王。”去之本日，尚有书讯余也。

② 原注：余戏改唐诗云：“寻常百姓堂前燕，飞入旧时王谢家。”

一篇，呈樊山先生，示由甫六弟，兼谗亲友及海内知我者》，诗云：

嗟我未生时，有仙告我父，谓纯甫舅氏，为明张灵与子后缘方长，父意姑妄言之，姑妄听之。三岁坐母怀中，行万里，五岁聪颖纯厚，能作韵语，人已呼为圣小儿。六岁陷贼，作伪王子，由汉中至应山，半年多在马背上。幸遇僧忠亲王，我书王掌上，王抱我膝上，授应山令，送归故里，出险不死，真便宜。十五入泮，十八领乡荐，郭公（筠仙）、周公（苻农）、张公（文襄）、左公（文襄）见我所刻行卷，惊为异人，誉为国士，意似非阿私。光绪丙子公车待诏，伏阙上书，首劾封疆大吏李与崇，二次上书又劾部院大臣，蜀中钦使恩与童。春官四试，求一进士不可得，乃以举人捐职，签分刑部学习之郎中。此时南北山川登临游览留题已不少，诗歌以外，又喜考据古籍笺鱼虫。改官河南，官曰试用道，年未三十，忽作厌世之想，若有千悲万感交与胸。手修三省黄河图说，进呈御览，得拜二品顶戴赐，警然舍去，迳携妻子筑室匡庐五老峰下，三峡涧上，倚楼日听瀑与松。老父不肯远游，乃独迎母入山住半载，母归之后，岂意昊天不吊，竟令女中孔孟，弃我不孝兄弟，归真天上之霞官。（母降乩，言所居曰紫霞官。）我有女儿孀居奉佛，歿后降诗数卷，自号真一子，仙去十载，喜与我母天上逢。我居墓庐，朝哭夕哭逾两载，南皮夫子诏我节哀，招我游鄂，劝我不必王哀同。韩人龙作，舆论难定罪与功。倭寇氛亟，朝议始策守与攻。新宁刘公奉诏督师招我同北上，驻师榆关，亦如裴度讨寇淮蔡，统辖愬

武与古通。嗟我墨经从戎，请借一旅前驱，意在战死得殉母，岂料弃韩割台，和议早定，使我不得痛饮趋黄龙。我请只身渡台，往从台北之唐台南之刘两守将，乘一竹筏出入十二银山，惊涛骇浪，连珠九叠，如坐秋千索上，摇曳于长空。台北唐已内渡，台南尚无恙，遗民迎我，守将留我，尚欲上请朝旨，命我观军容。吁嗟乎！名将非施琅，降王似郑理。我求偏师暗袭台北，所请不遂，两求战死皆不死。既不得为忠臣，又不得为孝子。不死空历险与艰，方知世上一死难。既不得死于渝关，复不得死于台湾，又不得归于庐山。七旬老父，迎我于鄂，携我同返里，墓门痛哭，哭声直似海倒山崩然。里居侍父，人天唱和，更有白仙吕祖，以及女仙董何费张辈，时或安车奉父，来往九江汉寿长沙间。至是窃阅父书，始知纯甫舅氏张灵后缘说，回忆山西藩署，有仙谓我前生王子晋张梦晋者，前后吻合，其仙称同秋生，亦知为何仙。刘公还督两江，念我家贫父老，使我居湘筦榷税，一两年内坐收一两万馀之金钱。平生夙仕暴富，即在此两载。谁知两载以后，旋即散尽，自笑赋命穷薄，讵敢尤苍天。刘公趣我入都，覲见官中二圣之天颜。特疏荐我谓我贤。我乃前席陈词，痛陈内忧与外患。己亥之冬，方恐摇动圣主圣，庚子之夏，岂期召集联军联。两官西幸，我亦麻鞋赴行在，目睹秦中，流离凋残情状殊堪怜。刘公张公合奏，令我驻秦督转饷，我仍感慨时事，上万言疏，跪奏官门前。乘舆还都，我再入都，始简粤西右江道，调任龙州关道，不及数月，遽忤大吏，劾以名士画饼落职，自笑命官磨蝎，何故与我半世相牵

缠。九江哭父，扶柩归葬，一病九死，竟再活，服闋入都诉冤复职，再简滇南蒙自，旋调粤东廉钦缺，已在帝后上宾，贤王摄政，宣统之初年。两任广肇罗道，高雷阳道，共三稔，筐中惟有弭盗安良之策，勸吏谕民之牍千万言。更有巡方问俗，登山临水，抚时感事之作数百篇。欲锄荆棘培芝兰，欲翦鸱枭养凤鸾。乃因戆直，又忤大吏，决计将挂冠。忽遭武昌兵变，全国革命，一旦大海生狂澜。太息二百馀年完全宗社，难保黑水与白山。自怜五十四岁沉沦宦海，尚保绿鬓兼朱颜。曩在汴阁监试，曾遇日者，谓我寿仅五十有九龄，岂意语语皆验，此独不验，入民国后，已过六十犹偷生。然虽偷生，而从前无病者，此三年内忽乃多病，痰疾暗已积累成。吁嗟乎！造物太无情，彼苍何太忍。既已使我境遇窘，又不使我寿命永。固知再实之木根必伤，跃冶之金诚不祥。然我虽非奇才同豫章，亦复尚有微惠留甘棠。而且一生大类柳下与邹峰，所遇臧纥臧仓皆姓臧。谗谤屡诬西域贾，时宜不合东坡肚。半年额疮不愈，已如星宿之连珠，一旦腹胀奇剧，又似雷门之布鼓。平生第一知己樊山翁，为我手写七八百字诗一通，焚香请命于上帝之深宫。公方夜殿陈词向天虔祷，冀邀天意从。我且法庭起诉，与天争讼，正恐天词穷。

樊山为先生禳天一诗，稿记当时亦以示予，中嘲诮语多于慰藉语，且多短句。先生此作，则千二百字，长句较多，似近人所谓散文诗，殆卢仝之变本加厉也。先生歿后，予有一诗哭之，有“一生酷类何平叔，九牧终怜盛孝章；未信楹书真失托，故应篋句

未全忘”句。夏映庵近摭以入诗话。今其公子君左才名能世其业，则予之言终中矣。篋中先生诗尚多，记有《午日书感》一诗，颈联云：“梦伤骨肉通宵哭，家寄音书对客焚。”沉痛似晚唐韩冬郎、许丁卯笔意，亦可想见尔时怀抱之恶。

三〇三 易实甫作诗之割裂搭截题

实甫先生《六月初十日纪事》，诗中之“铢衣迷雾原无质”句，自用义山之“无质易迷三里雾，不寒长著五铢衣”。然割裂下半句之足，以安于上半句头上，此真搭截题矣。且五铢衣不能作铢衣，犹三里雾，不能作里雾也。但求对仗工，不顾文字典实之理解，此等处诚不可为训。而先生晚年此类之作绝多，直是嬉戏，不当以诗论。若论割裂搭截题之巧妙，在文人游戏中，别作一种无理性之解释。相传“士农工商角徵羽”，对“寒热温凉恭俭让”，盖上四下五，九项并作七项，而又各别一字（上联“宫”别作“工”，下联“良”别作“凉”），诚巧作之合。朱彊村先生尝言，唐诗三百首中集句，有云：“云峰古木无人径，风岸危樯独夜舟。”盖取二五言句，截去上三字，遂成七言之佳联，是又切足安头，而有理解者。昔日读书人以文为戏，往往有绝顶妙语。陈伯弢谓：“此中国美术，非欧西博物中学士所能格。”其言嘲而噱也。

三〇四 福建龙眼

案牘中，偶见有仙游商人请豁桂圆牙税者，因叹荔枝风

味，不尝新又近四年矣。童时嬉于高节里丁氏姑家，庭有一树，夏末实累累，唯恐为风飏所败。风飏者，即太平洋夏令之飓风，时袭闽广海岸，荔枝以先熟，多幸免，龙眼则不能免者居多。抑世人唯知桂圆为补品，岂知其风格及其培植所宜耶？前记荔枝，今乃不能独遗龙眼。按蒹秋先生《闽产录》中述龙眼云：

龙眼宜斥鹵，树高二丈馀，大合抱，春风后旧叶凋谢，至立夏，旧叶渐尽，新叶俱荣。核入土，十四五年始实，其实无肉，名曰栳。实之最大者，曰榛。锯栳之枝干，留其本，以榛枝之壮旺者接之，谓之接针。藉栳本之力，使榛枝易于畅茂。接针之法，取石枣花卵二枚，一夹于栳本榛枝衔接一处，一束于栳本榛枝接筍之外。石枣卵在土中，形如小枣，既能黏合，又经久不干，凡接树者必用之。龙眼熟于白露，其味其候，皆次于荔支，故曰荔奴，俗呼圆眼。张岳《惠安志》：大者名龙眼，次名人眼，小名鬼眼，俗不识别，总谓龙眼。苍按福、兴、泉、漳四郡，龙眼有榛、栳二种，核乌而实大者为榛。榛者，榛子也，言其实大可如榛子也。榛经三接，名曰顶圆，盖愈接愈大，愈接愈圆也。又名实圆。以八月熟，因名桂圆。（桂圆之装舶者，以黄土和姜黄傅之，外夷并壳煎以为药。福州乌石山下所造泥佛及玩器，烘以谷壳，使结实，装载出洋，其市甚广，外夷以为玩物，兼以煎汤治病。）出长乐者，大寸许，名长乐丸。泉州英山，即其亚也。栳者，核自生未接之本也，接一枝曰一针，两枝曰两针，花司照针计值，有一本接三针者。龙眼之美者曰榛，闽音榛与针同，

故误以接榛为接针。《闽小纪》云：“闽会二十里东南隅，多龙眼树，树三接者为顶圆。核之初种，经十五年始实，实甚小，俗呼为胡椒眼。觅善接者，锯木之半去大实之幼枝接之。至四五年，又锯其半，接如前，若此者三数次，其实满溢，倍于常种。若一二接即止者，形小味薄，不足尚也。三接者曰针树，未接者曰野箠。苍按，又有红核、仔核，红实稍小，肉亦满溢。兴化所产，名兴化三、兴化四，肉皆薄。南靖有皇帝荔支、皇帝龙眼，或曝或焙，皆可出舶。凡贾人于花时以值压园，谓之喝园，言不计其花实之如何。实时计树出值，谓之稜青。大贾稜青，小贾喝园、喝树。稜龙眼者，利倍于荔支，亦时有倾家。福州兴泉漳六月初，七月半，每有风飏挤击，吐浆不可入焙。龙溪有一蒂两实，一大一小，小者如珠，无核，名抱鸡子，种最贵。

按荔枝、龙眼皆恃佳种，而龙眼出兴化者最众。兴化昔为府名，常与江苏县名混，府废，遂以首县仙游名。先君子昔为仙游金石书院山长，归恒为予道枫亭产荔之美，惜予少而随宦，长而饥驱，未始一探鲤湖名胜，执笔记此，不觉怆然。又按文中稜字，实本于《说铃》，意谓包租也。考稜字，《集韵》训稜积，无租赁义。《荔支话》作璞，此字亦不见字书，然宁创勿借也。《荔支话》云：“闽南植荔支、龙眼家多不自采，吴越贾人春即入货，评树下。吴越人曰断，闽人曰璞，有璞花者、璞孕者、璞青者。树主与膜客倩惯估乡老为牙人，牙人绕树指示曰：‘某树得干几许，某少差，某较胜。’虽以见时多寡为言，而后日之风雨之肥瘠，牙人皆意得之，他日摘焙，与所估不甚远。估时两家贿牙人，树家嘱多，璞家

嘱少。”

按此树最忌飓风，故蒹秋先生云时有倾家也。顾相传福州产占风草，俗呼风飏草，其叶如竹，一一离披，然岁有风飏，二三月时其叶即横折；无折，则六七月无风飏。躐荔枝、龙眼、橄榄为生者，每视此为进退，多验。夫动植物诚有能感觉气候者，抑岂能预知于数月之前，说殆不可信也。

三〇五 《蜷庐随笔》记甲午翁同龢主战

甲午中日之役，在研求远东历史者，胥认为近世极大关键。当时我海军死事甚烈者，不少概见。以予所闻，甲午以前，外籍将弁督操甚勤，水手皆体格魁梧，手胼拇壮，行走飞捷，非不可用。使在二三年前从李文忠言更购舰炮，胜负未可知也。不幸妖后淫昏，移海军之款以建颐和园，遂使馀皇尽燬，国运日隳，厉阶之生，思之弥愤。或问：“海军款挪以修园，究有何征？”予按翁文恭丙戌十月二十三日日记有：“庆邸晤朴庵（醇王之别号），深谈时局，嘱其转告吾辈，当谅其苦衷，有‘昆明易渤海、万寿山换溧阳’之语。”盖隐指孝钦欲兴作颐和园，不能不挪海军储款也。庆王此言甚明，文恭时为户部尚书，对此尤了如指掌。或即文恭自言，托于庆、醇，亦未可知。其始阎文介为户部，那拉后每索款，辄靳之，卒罢去。文恭继阎，则模棱依违，户部款竭，海军欲增舰购炮，皆无以应矣。书此可见甲午之败，不但常熟孟浪主战须负责任，即此数年中躬掌度支，不能正言抗旨，撙节国用，以备不虞，亦须负责任。徒于日记托讽“昆明换渤海”之语，而不悟己

亦有咎也。王伯恭《螭庐随笔》载：“光绪中，合肥建议创办海军，因筹海军经费无虑数千百万。乃朝廷悉以之兴修三海工程，其拨归海军者，仅百分之一耳。翁大司农复奏定，十五年之内不得添置一枪一炮。于是中国之武备可知矣。”按若据此言，文恭之责任尤重。唯所谓无虑数千百万一语，似嫌笼统。颐和园工程前后二千馀万，同时修葺三海费五六百万，户部储款不足，尚大开捐班报效以足之。李文忠对于海军筹款，亦不过令各省协款之类，其厘税所入，固统归户部也。十五年不添购枪炮之奏，则是翁所以窘李者，朝旨似亦未照准，事实则早依翁言停购。予以为中日甲午一战，原因甚多，从世界大势及中日国情论之，不勃发于甲年，亦必忽作于乙岁。唯就甲午年各方情势论之，我国政局中朋党相角抵，首促成之者，自为翁、李之隙。微文恭之极力窘文忠以快意，则那拉后亦不得逞其灭洋之志也。若就本事件言，则不止翁须【负】责任，李亦须负责任。前述之王伯恭，为翁之门生，而又曾在朝鲜，与合肥、项城皆雅故，所述本事件之动机较翔确入微。今录《螭庐随笔》中记光绪甲申朝鲜政变始末中之第十四节云：

中国人之健忘，有极可笑叹，而貽祸君国，几召灭亡，尤可骇痛。甲申朝鲜之乱，中日定约，同时撤防，以后有必须出师者，彼此知照同时进兵，不得一国背约，私出军队。订约时，朝旨派吴大澂、续昌前往莅盟。乃吴、续二公到汉城后，韩人问其有无全权，答曰：“无之。”韩人^①曰：“既无全

^① 此处及上句之“韩人”误，应是赴汉城之日本外务卿井上馨。

权，不得与闻。”吴、续二公以此进退维谷，难于复命，乃谋于项城，觅得其稿阅之，遂据以返报。时清卿为帮办北洋大臣，彦甫亦官侍郎，项城方以同知保升知府，吴、续二公德项城，欲与通谱称兄弟，袁不敢承，乃以师礼待二公焉。防军撤后，项城以管带改为通商委员。戊子、己丑之间，项城电告合肥，谓朝鲜已潜降俄罗斯，降表为其逻得，请速派海军提督丁汝昌率战舰往问其罪。合肥忘甲申中日之约，遽电丁提督东渡，而丁方巡海长崎，兵士与日警相争未解，不能奉令即往。事又旋为韩人所闻，国王遣其参判李用俊奉表来京，辩无其事，且谓降表系袁伪造云云。政府久以朝鲜事专责合肥，不更为计，而合肥又以彼中之事偏听项城，以此国王虽有表章，亦置不理。自是韩人与项城遂不相能，复遣李用俊来华，犖金以求撤袁。而合肥复忘光绪八年与朝鲜订约，“互派通商委员，如有不合，彼此知照立即撤回”之条，以项城为所保荐，回护前奏，终不肯易，且疑朝鲜人之不免诡诈也。是役以丁汝昌未率舰队往讨，日本人初无闻知，故能相安无事。至甲午夏，项城电告合肥，以朝鲜新旧两党相争为乱，汉城岌岌，请速派兵往平。合肥仍不记前约，奏派直隶提督叶志超率众赴之。而提督聂士成自请先往详探，闻吾礼闱报罢，属其幕友李谷生入都，请吾同往，以吾曾客朝鲜，与其国士大夫多相识，或可访得其实也。余谓：“事本无忌，可以一电安之，不劳动众。”谷生言：“行期已定，不可中止。”余谓：“既如是，幸毋多带兵卒。吾将归省，不克偕往，君其善为我辞。又吾闻叶军门顷以洪荫之为军师，洪虽